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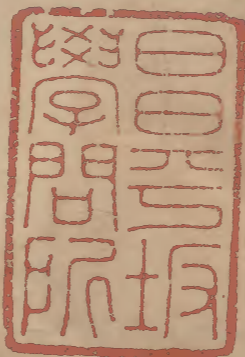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八十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81)		
函號	別	14	1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一

兵部二

叙兵下

淺草文庫

六韜曰大人之兵如虎如狼如雨如風如雷如電天下盡驚然後乃成

又曰武王問大公曰欲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欲以近通遠從中應外急三軍之用謂之何如公曰主將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符長一尺有破軍擒之符長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長

八寸有却敵執遠之符長七寸有反兵驚中堅守之
符長六寸有請糧食益兵卒之符長五寸有敗軍亡
之符長四寸有卒利亡失之符長三寸諸春使行符
稽留若符事聞符所告者皆誅符者主將所以陰通
信語不得漏泄中外之道也王曰善

黃石公紀曰符所有爲威者號令也戰所以全勝者
軍正也士以輕戰者用兵也故戰如風鼓勇如河決
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也

黃石公三畧曰睪王之制兵也非好樂之也將以誅

暴也

暴謂亂
國賊民

夫以義誅不義決江河漑螢火其赴必

也

商君書曰夫民情好爵祿而畏刑罰人君設此二者
以御民夫民力盡而名隨之功立而賞隨之君能使
其民信此明於日月則兵無敵也

呂氏春秋曰古之聖王有義兵譬之若用良藥治人
毒藥殺人義兵而爲天下之良藥也又曰古睪王有
義兵而無偃兵兵所自來者尚矣與始有民俱兵也
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

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黃炎固用水火矣黃炎共工

固欲作難矣與高辛氏爭焉五帝固相與爭矣

又曰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利其械也有未蚩

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故勝爲長師長長則猶不

足以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之立

也出於君君之立出於長長之主出於爭爭鬪之所

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

無有偃兵也

又曰家無怨筭則墜子嬰之有過也立見天下無伐

則諸侯之相暴立見故怒筭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

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考有拙而已矣故古

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夫有以鐘死者欲禁天下

之食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舡有以喪國兵者欲

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之不可偃也

又曰凡天下之凶器也凶天下凶德也興凶器行凶

德不得已也

又曰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

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矣其衆也心欲其

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故曰其令疆者其
敵弱其令信者敵其誥先勝之此則爲勝之於彼矣
又曰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
必用旌鼓干戈哉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
通也窅窅乎莫之其憤此之謂至威之誠之
又凡用兵急疾捷先歆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緩徐遲
後緩徐其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所以次義
兵之勝也

又曰雖有江河之險則陵之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

并氣博精心無有慮

預慮

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

武而已矣

又曰万乘之國外之不可以距敵內之不得已守固
其民非不可以周用也不得所以用之術也不得所
以用之術固雖勢大雖便卒雖衆何益也

淮南子曰古之用兵者非利讓士之廣而貪金玉之
賂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
又曰凡有血氣之虫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有角者
觸有齒者螫有蹄者跋戲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

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郡居雜處分不均
求不贍則爭爭則疆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疆
瓜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樂鐵而為刃貪味饕餮之
人殘賊天下万民騷動莫寧其所以眩人勃然而起
乃討疆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
又曰兵之所由來遠黃帝嘗與炎帝戰矣

炎帝神農氏之戰於阪源泉
未世也與黃帝滅之
共工觸不與顓頊爭
為帝月山之折也
鹿涿鹿在戰
於上宿
堯戰於丹水之浦堯楚伯曼命滅不義於
以丹浦丹浦在南陽
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為
堯尤涿

舜伐有苗

三苗

啓攻有扈

禹之子伐在石扶風
有扈於其野縣也

自五

帝而不能偃也况衰世乎

又曰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為火炭故黃帝
禽之共工為所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導導之以德
而不聽臨之以威武臨之以威武而不從則制之
以兵革故眩人之兵也若擲髮釋苗所者出者少而
所利者多也

又曰殺無罪之民而義養不義之君害莫大焉彈天
下之財而贍一人歆禍莫深焉所為立君者以禁暴

討亂也今集万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為虎傅翼曷
為不除也

又曰霸王之兵以論憲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
亡存也將以存亡也

又曰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其民者則舉兵而臨其
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

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焚五穀也無焚積聚無捕

虜民無收六畜無聚所征國民以為採取無乃發號

施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次獄不辜殺戮無罪此

天之所誅也民之所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

有德也有送天之道率民為賊者身死族滅以家以

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聽者侯以縣尅

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願其賢

良賑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

門而待之浙米而儲之浙清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

所以致士也而齋桓晉之文所以成霸也

又曰君為無道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也渴而求飲

夫何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

心服乎

又曰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慚堞加守專守

七城上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親地廣壤也故

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

為之故也

又曰夫為戰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自為者衆去

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也

又曰兵失道而弱得道而疆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

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耻員而法方背陰

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寇陽地方而無限故莫

能窺其門天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

沉孰知其藏也

又曰凡物有朕唯道無朕言万物可朕也所以無朕

者以其常刑勢也轉論而無窮象日月之行若春秋

有伐謝若日月有昼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

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矣物而不物故勝不屈

刑兵之極也至於無窮刑可謂之極矣

又曰大兵而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敢之

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懼悛沮瞻故廟戰者帝神
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脩
政於境內而遠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
也

又曰民誠從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不
不親上下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爭有必固而
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機固已形矣

又曰兵有三勢有二鈴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克
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万之師志所

清雲氣如飄風声如雷電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

氣勢狹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結竟却却登居却偃

也登羊腸道羊賜一屈魚苟門竹苟所以捕魚其門

一人守險而十人不敢過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乱

飢渴凍喝推其搖搖擗其揭揭此謂因勢間謀間謀

也審錯規慮設蔚施伏羣木盛隱遁其形出於不意

使敵人之兵無所敵備此謂知鈴陣卒正前行選進

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蹶蹶蹶左右不相干受刃者

少傷敵者衆此謂事鈴鈴勢必形斐卒博精選良用

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措得時莫不振

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賊敵之城中也

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數也

又曰夫飛鳥之驚也絕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

豹不外其不噬犬不見其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

而迎之以剛迎送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彊為之款款

應之款以張款弱之款謂張彊如脅將款而如示之以東也

又曰神莫言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

於人和此者兵之幹植也然待道而後可行一用

也

又曰古之兵弓劍而已矣糟柔無繫脩戰無刺糟柔木也

刃也刺鋒也無擊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膽以守隆高

也衝所突懷之渠壘也一日渠連弩以射銷車以

闔車弓弩通一以刃著左右

又曰古代固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小也三毛有白髮於

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

也

又曰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位政者

不能席法而治民

不能及也
衆伏羲也

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

九

而征伐者不能擇甲兵而制疆暴

不能及也

由此觀之

法度去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

桓範世要論曰大古之初民始有知則分爭分爭群
群則知者爲之君長君長立則興兵所從來久矣雖
暉帝明王弗能廢也但用之以道耳故黃帝戰於阪
泉堯伐驩兜舜征有苗夏禹殷湯周之文武皆用師
克伐以取天下焉

又曰聖王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

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也以爲戰者危事
兵者凶器不欲令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
勝敵而反猶以喪札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
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

又曰夫兵之要於脩政脩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
心在於利之也要仁以愛之義以理之故六馬不和
造父不能以致遠民臣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
之要在得衆德衆者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惠
除民之害故善政於內則兵彊於外也

杜恕論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故兵之來也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以討彊暴
而除殘賊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亡存皆兵之
由也昔五帝不能偃况襄世乎

又曰濫殺無辜之民以養不義之君非兵之體也殫
天下之財以贍一人之求非兵之體也怙其率卒之
彊矜其變詐之謀欲以立威成名非兵之體也虜其
君隸其臣遷其社易其民非兵之體也故夫霸王之
用兵也始之以義終之以仁將以存亡非以存亡也

將以禁暴非以爲暴也

又曰兵之來也以除不義而授德尅其國不塲其民
廢其君而不易其政尊其俊秀顯其賢良賑其孤寡
恤其窮困百姓聞之悅然箪食壺漿以迓其君奚之
遲也以湯武之師用兵上也誰與交鋒而接刃哉
又曰所謂善用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若乃征之以
義以責其過振之以武以威其淫懷之以德以誓其
民置之以仁以救其民危此四者用兵之體所謂因
民之歆乘民之力也

又曰治國家理境內施仁義布德惠明勸賞黜幽昧
功臣附親士卒和輯上下之心君臣同德指麾而嚮
應此上兵之體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能國富賞罰信
未至交兵而敵人亡遁此次兵之體也知地之形因
險阨之利明奇正之變審進退之宜援抱而鼓之黃
塵四起乃以次勝此用兵之下非兵之體也

又曰夫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足以當天下之急
選舉足以得賢才之用則兵之所加若勁風振槁此
兵之體也

鹽鉄論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其母制
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傷將子曰万機論曰
夫虎之爲獸水牛之爲獸殆其兵矣夫虎爪牙旣鋒
膽力無伍至於卽豕至卑俯而下之必有扼喉之獲
夫水牛不便迷角又喬踈然處郊之野朋遊此行部
隊相伍及其寢宿因陣反禦若見光虎振角牛希光
害矣若用兵恃彊必鑿於虎居弱必戒水牛可謂攻
取屠城而守必能全者也

劉向新序曰上古之時其民敦朴故三皇教而不誅

無師而威故善爲國者不師三皇之德也至於五帝
有師旅之備而無用故善師者不陣五帝之謂也湯
伐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紂皆陣而不戰故善陣者不
戰三王之謂也及夏后之伐有扈殷高宗討鬼方周
宣皇之征東虜而不血刃皆仁聖之惠時化之風也
至齊桓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服而疆楚以致苞茅
之貢於周室北伐山戎所奉朝覲三存亡一繼絕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衣裳之會十有一嘗有大戰亦不
血刃至晉文公設虎之威陳曳柴之爲以破楚師而

安中國故曰善戰者不死晉文公之謂也楚昭王遭
闔閭之禍國滅昭王出亡父老迎而笑之昭王曰寡
人不仁不能守社稷父老反笑何無憂寡人且從此
入海矣父老曰有君若此其賢也及申包胥請救哭
秦庭七日秦君憐而救之秦楚同心遂走吳師昭王
反國故善死者不亡昭王之謂也是故自晉文公以
下至戰國而暴兵始衆於是以疆并弱以大吞小故
強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衡群相攻伐故戰則稱
孫吳守則稱墨翟至秦而以兵并天下窮兵極武而

十三
卞及項羽尚暴而滅漢以寬仁而興故能掃除秦之
等暴矣孝武皇帝攘服四夷其後天下安然故世之
爲兵者行其事略可
觀也

又曰樂毅以弱燕破彊齊七十餘城者齊無法也故
孫武以三万破楚二十万者楚無法故也韜信以寡
衆破趙无下者趙無法故也近者曹操以八千破袁
紹五万者袁無法故也此五子能以少克多者軍有
法故也故用兵無法猶乘舟無楫登馬而不勤是以

良將思計如飢存法如渴所以戰必勝攻必拔也

陳琳書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衛公兵法曰崕阪高陵谿谷險難則用步卒平原廣
衍草淺地望則用車追奔逐北乘虛獵散反覆百里
則用騎故多爲腹心車馬弱翼騎爲耳目三者相參
合廻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二

兵部二

將師上

開元文字曰將率也

春秋元命苞曰上天一星為郎將

左傳曰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孫 宗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之 佐 馬 之 原 軫孤偃曰楚始得曹而親婚於衛若伐

曹衛楚心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於是乎

也 報 牙 贈 施 七
式 報 以 逼 齊

公 孫 固 宗 下 軫 平

蒐于被廬

晉常以蒐禮政令

作三軍

閔元年晉獻

復大國

謀元師

師中軍

趙衰曰卻縠可臣函聞其言矣

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

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尚書虞夏書也取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取也庸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振其勞也賦猶功也

君其誡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却縠佐之使孤偃將上

軍讓于孤毛而佐之毛孤偃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

先軫欒枝貞子也使欒之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

御戎魏

欒為右

荀林父中

公羊傳曰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

戰國策曰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孝成王使趙奢之

子將蘭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此子

徒能讀其父奢書傳而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奢子

括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言

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之善其母問其故奢曰兵死

地也而乃易言之趙若以為將破軍者必是兒及是

其母上書具言不可曰始妾事其父時為特大王及
宗室所賞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
事今此兒為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
金帛歸藏家而日視便利田宅買之玉以為如其父
父子異心願王母遣王曰吾已決矣其母因曰即有
如不稱妾得無隨罪乎
王許之諾遂與秦軍戰死軍敗數十方降秦秦悉坑
之

國語曰公使趙襄為卿倅曰樂技貞慎技普大共子
之夫樂子也

先軫有謀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樂

技將下軍先軫佐之前取五鹿先軫之謀之五鹿
衛地邾

毅使先軫代之從下軍之佐傳曰尚德曰
趙將中軍伐先軫之昔臣佐下

軍

又曰公使原季為卿原季趙襄也文公三
年為原大夫卿次卿曰夫三

得者偃之出也偃狐偃三得謂勸文公細襄公以示
民善代以示民心大蒐以示民故禮

以三德紀民三原以得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昔章

使狐偃為卿倅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

也也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

之尚甫也傳曰使狐雁村是孤毛卒使

趙襄之代唐虞云代將新軍辭曰城僕之役先且居

之佐軍也善伯復受霍為霍伯也軍伐有賞代功也

善軍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外亦可廢也具

臣之論箕鄭晉嬰先都在論尺三手乃使先具且居

將上軍代孤

公曰趙襄三讓三使為卿三讓之其所讓皆社稷之

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襄之故蒐于清源作五章

清原晉地中軍上下今晉使趙襄將新上軍箕鄭

佐之晉嬰新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清佐之

蒲城伯公曰入趙襄三讓不失義義且讓推賢也義

廣德也廣德賢至有可患矣請令襄也從子從先且居乃

使新佐新上軍此有新字設也之將進佐上趙襄從

上軍之將位在上章或

史曰孟嘗君傳曰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

又項羽本記曰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又曰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兵不足憂乃渡河

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軍耳為相

又曰爲文侯問曰吳起何如人李克曰起貪而好色
然其用兵司馬穰苴非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
擊秦拔五城

又王翦傳曰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
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乎將三世者必敗
何以其殺伐多矣其後不祥又淮陰侯傳曰韓信曰
陛下非能將兵而善將此迺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
漢書韓信傳曰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不聽乃以
信爲左承以擊魏信問酈得毋用叔爲大將乎曰括

直也信曰然子耳遂進

擊魏

又陸賈傳曰賈謂陳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州府天下雖有變則權
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

掘耳

又齊王傳曰祝子紹琅邪王曰呂氏爲亂齊王發兵
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
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

言高帝之時爲將也

又高紀曰帝置酒雒陽南宮曰通侯將毋敢隱朕
後漢書虞詡傳曰李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
習兵伏勇實過餘州

又曰大將曹公公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
賜有功者若勤勞且賞則不悅万金無功莫施分毫
不與

魏志曰太祖既破張繡東擒吕布定徐州遂與袁紹
相距孔融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計悠智計之

士爲之謀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
勇冠三軍統兵始難尅乎或曰顏良文醜尺夫之
勇可一戰而竭

又曰太祖征南劉備奔吳論者以爲權必殺備程
昱料之曰孫權新立未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
下初舉荊州不也能獨當劉備英名關羽張飛皆万
人敵權必資之禦戎難解勢分備次以成又可得而
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

晉書曰王尊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

司馬導少逢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
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
器也

又張華傳曰今之所要在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
舊

又慕容德載記曰昔韜信以裨將伐齊在征無戰耿
奔以徧軍討旅涉尅不移朔

後周書曰王勵性忠果有才幹年十從太祖入關及
太祖平秦定關中勵常從待太祖嘗謂之曰爲將

坐見成敗上也被堅執銳者次也勵曰意欲兼之

太祖大笑

隋曰煬帝之在東宮韋謂弼曰揚素韜擒虎吏万歲
三人俱稱良行其間優劣何如弼曰揚素是猛將非
謀韜擒虎是鬪將非領將吏万歲是騎將非大將太
子曰然則大將
誰也

弼拜曰唯殿下所揮弼意自許爲大將

弼賀
苦弼

唐書曰太宗嘗論將師謂左右曰當今名將唯李勣
任城王道宗薛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
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即大破

又曰太宗與長縣無忌薛萬徹等宴於丹霄殿各賜
膜安而悞呼萬徹為方均因愴然曰方均朕之勲舊

不幸早亡疑也上死不勝將無善略當敵故凡民在

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視下如子則禮征代以義民

以重則民則民使威賞賜
分明則民使義賞爵死利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故知兵之術人之司命

國家安民之主也將者國輔輔周國必彊將周密謀
不泄也

輔隙則國必弱形見
外九

又曰故君之以患於軍者三三者何也曰不知軍之

不可進而謂之進不之軍之不可退而謂之退是謂

縻軍縻不知軍中之事而同軍中之政則軍士惑也

不知三軍之任權曰欲同三軍之任則軍事覆不得
其人

也三軍既惑既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而引

勝引故知勝者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

寡衆之用者勝上下欲同者勝以虞時不虞者勝將

能君不御者勝司馬法也進退此五者知勝知道此上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五字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又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記地無舍

無所懼地交舍結諸絕地無留無久圍地無謀發奇

死地則戰塗有所不由既難之地軍有所

不擊軍難可幸以地前利若得城有所不攻城小固

可攻地有所不爭皆與上以置筆費而深君命有所

不受苟便於事不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則知用兵

矣九變將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

矣

又曰治人不知五變雖知五利不能得人用人矣

下五是智智有之利必雖於害在利害雜於利而

務可信計敵依五地為我害雜於害而患可解并計

雖有患可解生也害中雜趣之以利今自故用兵之

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不覺乎名豈其魂灵歎朕

之賜也因取膜皮乎方均以同賜而焚之於前侍坐

者無不感泣潞公薛万均万徹兄也因初立大功故

太宗思之

又曰賈言忠乾封中爲侍御史時朝廷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軍糧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盡其山川地勢具陳遼東可平之狀高宗大悅又問諸將優劣言忠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閩將而持軍言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振敵高佖儉素自處忠果謀契必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然頗有忌前之迹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逮於李勣者高宗然之

又曰裴度使察州行營宣論諸軍旣還帝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終自所成不舉數日光顏奏大破賊軍於時曲帝尤難歎度之知之

又曰朱滔劫項伐宗臨軒勞問旣而曰卿自謂才孰與泚多滔曰各有長短統御士衆方畧明辨臣不及泚年二十八獲謁龍顏泚長臣五歲未朝鳳闕泚不及臣伐宗愈喜古司馬兵法曰上貴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此貴伐之士也

不伐之士治國必軍得其宜故

宣得其美在 從命為士上賞犯命為士上戮故其勇

力而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脩

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人與良矣

又曰凡戰則與眾分善將雖有獨見之知戰勝不選

良先無功者勇猛林戰不得功後戰必選為若使不

勝使過在戰者失利當為利事引其

又曰同上無獲將智與同敵等不能自用又不上專

不死將無名智求恥賢問賢目上生多殺將無義心

難則求待之安不奇危無恃其不攻吾也恃吾不可

攻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勇無必生可虜見利不意

怯弱必先之猶豫忿速可悔忿疾之人可忿廉潔可

辱廉之人可汚而愛人而煩廉出所走愛人者必倍

凡此吾者將之過用兵之災覆軍救將必以五危不

可不察也

又曰更彊卒弱曰陷更彊欲進卒大吏怒而不服遇

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曰崩大吏小將也忿而起敵

量輕重則將若而嚴教道不明更卒無常陣兵縱橫

必崩壞此為時若道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彊兵

無鋒曰此兵勢必走凡此六者勝敗之道將之至任也

又曰明主慮之良將脩之非利不起非得不用非危

不戰不得已主不可以怒而興軍將不可以愠而合

戰合於利而不合於利而止不怒得以喜而用兵怒不可復喜

愠不可復悅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故曰明

主慮之良將警之此安國之道也

吳子曰人三不和不和為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

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又云將之所慎

者五一曰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戒者雖

尅如始戰孔叢子曰子思居得言荀變於衛君曰其

才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卒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

衛君曰吾知其才可將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

三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官人猶大匠之

用木也取長棄短故材連抱而有數尺朽者良工不

棄以其所坊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

世選爪牙之士以三郊焉弃杆城之將此不可使聞

於隣國也衛君再拜曰謹受詔矣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三

兵部四

將師

師也

呂氏春秋管字言於桓文公曰墾田大邑辟土生粟
 盡地之利臣不若甯邀邀乃戚也請置以為大田登隆辭
 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隰明請置以為大行蚤入宴出
 犯顏進諫以忠不辟死亡不重富貴臣不若敦牙請
 置以為大諫平原廣城車不結輒士不旅踵鼓之而
 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

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

章

無

請置以為大理君若欲理國疆兵則五子者足矣

君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善令五子皆任其事

以受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子人臣也

用不能長之而盡以五子之能又况於主人乎

淮南子曰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入與

勢雖未能万全勝鈴必多矣天下將之用兵也博聞

而自乱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為

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

也其行之誠也

又曰鼓不與於五音而生為五音主水不與五味而

為五味調將軍不與五官之事而為五官督故能調

五音者不與五音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是

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曠曠如憂秋濇如秋典凝如

冬

典常凝正也常不於冬也

因刑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

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

勝應之是故扶義推理而行掩節斷割

掩覆也覆其制斷割之也

因貧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

舉而不知吾所集始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先虎敵故
奔走也

又曰將必有三遂四義五行一守所謂三遂者上知

天道不習地形中察人情

九此三事者人所從懼遂

所謂四義者

便國不負兵爲主不顧身難見不畏死決疑三辟罪

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養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

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枝也所謂一守者

神清而不可濁也遠謀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

也知明而不蔽也不貧於貨不淫於物不盪於辨不

推名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宜宜孰知

其憤發心中正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中必捧

捧理通

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錯之利害若符合節疾

如彊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

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也抱朴子曰

良將去如收電可見不可追留如兵山可瞻不可動

又曰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於是乎在六韜曰武

王問太公曰王者師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

之奈何公曰凡舉兵師師以將爲命在其通達不在

一術也

又曰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才十過五才者勇智仁信必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於人信則不欺人必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於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兼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用人者是故兵者國之大器存亡之所由也

又曰太公曰夜卧早起雖劇不悔妻子之將也長實希言賦物平均十人之將也數行戮不避親戚百人將也訟辨好勝欲正一衆千人之將也知人饑飽念人劇易万人之將也戰慄慄日慎一日十万人之將也見覽進之行法不枉百万人之將也知天文悉地理四海如妻子此天師之主也

又曰爲將不衣喪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

蓋

又曰武王曰吾欲令三軍親其將如父母攻城則爭

先登野戰則爭先赴聞金聲則怒聞鼓聲則喜爲之
奈何太公曰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士卒皆定
將乃就舍軍未舉火將亦不食
三畧曰軍井未達將不能渴軍龜未炊將不言饑軍
慕未辨時不言倦冬不服裘夏不操扇是謂禮也
諸葛亮兵要曰人之患也猶魚之有淵魚失水則死
人失忠則凶故良將守之志立而揚名又曰不愛尺
璧而愛寸陰者時難遭而易失也故良將之趨時也
衣不解帶履不遺躡

又曰貴之而不驕愛之而不專扶之而不隱免之而
不懼故良將之動也猶壁之不汚
又曰良將之爲政也使人擇之不自舉使法量功不
自度故能者不可敵不能者不可飭妄譽者不能進
也
桓範要集曰夫事之安危實在於將故曰將不知兵
以爲主與敵主不擇將與其國與敵也然擇將者不
務其求策而反先索其勇不敢之於威嚴而用之於
軟緩此所謂棄本而要其末也

又曰昔霸王之戰策貴廟勝故曰上兵代謀而戰勝也吳起臨陣推劍不推項羽初學劍後貴兵畧此勇難獨用况無勇乎

又曰太公誓師後至斬故云執桴鼓立軍門有不可犯之色也嚴故能行其法威故能著其恩也

又曰今之擇將宜參徃往古古教貴於常時之法得其狀而責任之所謂坐車上而御騏驎不勞而致千里者也

又曰古之論將者言長於計策而課以料敵言善於治軍則考以事政勇於舊擊則責以戰鬪若無此三者則不委之以境外之任付之以安危之事

蔣子万機論曰知兵之將國之行主民之司命古者重之後世無逮焉呂望雖知孫武雖曉樂毅雖賢白起雖武夫齊之朽骨吳之糜骸燕之消骸秦之腐豈可鋪其糟粕復得生而使之哉固武當出哉民之最擇其知之勇之長者用其術畧也

又曰雖有百万之師臨時吞敵在將也

吳子曰凡人之論將恒觀之於勇勇之於將乃万分

之一耳故六韜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為動孫子曰將者勇智仁信

又曰三軍之眾百万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人一謂之

氣機道陝路名山大塞十人所守千人不遇是謂地

機善行間誅分散其眾使君臣相怨是謂事機車堅

舟利士馬閑習是謂力機此所謂機者也

又曰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將憂則

內疑將有憂色則內外相疑不相信也謀疑敵國奮多疑則計亂則令敵國奮也

以此征伐則可致亂故將能清淨兼則日清不憂日淨能平能

整受諫能聽能納人

受賢於羣莫之中若吳納范蠡齊納甯戚之類也能採善言能知國俗能圖

山川能裁阨佳險難阨皆莫悉明也能制軍摧危者安之懼者

懼之叛者還之將有不合云者慰誘還之若蕭何追韓信寬者原之訐者

察之卑貴之士卒若卑賤者貴之起不須士卒同食衣吾也彊者抑之敵者

殘之甲中有賤而敵貴者貪者豐之

懸賞豐其心所使貪欲者使之臨敵將戰有欲立功名有欲人者皆許而使之所謂勇使敵貪

畏者隱之士卒有所謂後勿使為軍鋒謀者近之讒

者覆之有謹聞之毀者復之官戰有毀廢則修而復之反者廢之

橫者挫之服者活之首服罪者活之降者說之說舍獲城割之七

賞功獲地者裂之賞功獲者國守之得其國必封賢守之者吳伐越

得而不守所以終敗也獲阨寒之獲難屯之獲財散之敵動祠

之敵強下之敵會陣強則下人之也戰若齊師法敵

凌假之敵之威勢凌我楚凌漢求戰一而來軍持重以待之物與次漢祖知弱不許是也戰

敵暴安之敵人之為暴電之行燕伐齊田單不下則安

家墓田單安勸之也敵勃義之敵為勃亂以待之必之事則哉

敵睦携之頃舉挫之舉頃以因勢破放言過之放過

以誣詎敵人以怒已衆也此為將之道也

又曰故將拒諫則英雄散不策從則謀士叛善惡同

則功臣倦賞罰不明善惡無異則將專已則下歸咎

專已自任無咎歸罪於將自戕則下火功戕善也將

不自用者故將受纒則下有離心將貪財則姦不禁

曰火功也將內顧則士卒淫內顧思將有一則衆不服

有二則軍無誠誠法有三則軍乖皆有四則禍及國

又曰軍誌曰欲謀密士衆欲一將衆如攻敵欲疾將

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郡心結結如攻敵疾則詐

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世則軍無勢以

外視內則禍不制

窺見也謀泄精虛實其禍則外見以不可測也

則人入營

則姦會

凡為軍使外營內則奸謀人以財貪入奄集其中也

有此三者軍必敗

也

又曰將無虞慮則謀士去

將無防慮不能從謀故去也

將無勇則

吏士恐

將怯則無下所持故恐也

將千怒則軍士懼慮也謀也將

之所重勇也怒也將之所用意故曰必死可殺也必

生可虜也忿速可悔也廉潔可辱也受人可煩也此

五者將之過兵之災也

又曰凡戰之要先占其將而察其財因刑用權則不

勞而功與也其將愚而信人可謀而詐貪而忽名可

貨而輒輕變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貪而磔可離而

間將怠士懈可潛而襲智而心緩者可迫也勇而輕

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誘也貪而喜利者可襲

也可遺也仁而不忍於人者可勞也智而心緩者可

驚也信而喜於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

人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心喜用於人者可使入

欺也此皆用兵之要為將之畧也

何宴韜白論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蓋聞闕所希布

也何者爲勝也或曰自起功多前史以爲出奇無窮
款闕滄海白起勝若夫韓信斷幡以覆軍殺旗以流
血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哉白
起之破趙軍作奔而斷其糧道取勝之此皆此類也
所謂可奇於不奇之間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
班叔皮王命論曰是時陵爲漢將而每獲於楚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曰賞茂通侯榮高列將潘安仁
西征賦曰蕭曹魏丙之相辛李衛霍之將銜便則蘇

屬國震遠則張博望

屬國蘇傳
望張武騫

范曄二十八將傳論日中與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
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咸會風雲奮其智勇
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
勿用然原夫良將圖遠算固將有以馬爾若乃主道
旣晦降及霸德猶能授性庸勲賢兼序如管隰之失
升桓世光趙之同列文廟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
資戰力至翼於扶王運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盜狗
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
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縲信起終見菹

義其不然乎自茲以降訖于孝武帝輔五世莫非公
侯遂使措紳道塞賢能敵摧故光武鑒前事之遺存
矯枉之志雖冠鄧之高勳耿賈火之鴻烈分士不過
大縣數四所加持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課
職責各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人以刑者乎永寧年中
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益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
太第係之篇末

太平御覽第二百七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四

兵部五

命將 易將 老将

命將

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賜斧鉞然後專殺
史記留侯世家曰黥布反上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
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
建成侯曰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閑為上泣言黥布天
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迺今太子

將無異使羊將狼也

又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

又淮陰侯傳曰信數其蕭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漢王曰以為大將何曰甚幸

漢書曰蕭何追韓信還漢王曰以為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且擇日齋戒設壇塲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以自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

驚

後漢書曰陳龜傳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

摯虞新禮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即授鉞於朝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崔豹古今輿服注曰得賜黃鉞則軒持節將淮南子曰九國有難請君自居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耳今國有難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

太卜齋宿三日之廟鑱靈龜卜吉曰以受鼓旗君入
 廟門面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主親操鉞頭授
 將軍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以授斧鉞吞
 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御中也二心不可以事
 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
 之威臣無還願君亦無垂一命之命於臣也君若不
 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詞而行乃瓜前長矚瓜送終
瓜設明衣明衣為闇喪衣也鑿出門出出門不出門
也在實故言明
以喪禮樂文乘將軍車戴於旗斧鉞其臨敵決戰不
以必死也

願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
 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
 主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為之憲勇者為之鬪氣
 勵青雲疾如馳鷲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
 勝敵奔賞吏迂官願反於國効旗以入乃縞素辟舍
 請罪於君君曰赦之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
三年乃反故舍中
 勝二年不勝期年與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
 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
 豐登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

後無害余矣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曰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

陳孔璋檄吳將拔劔曲文曰朝為仇憲夕為上將馮衍與田邑書曰今以一節之任建三軍之威豈持寵其八尺之竹斃牛之尾也

易將

史紀曰秦師伐趙王使廉頗禦之頗固壁不戰趙王感秦之間以趙奢之子伐頗趙師大敗

後漢書曰光武遣馮異代鄧禹車駕送之河南賜以

乘輿七尺具劍

具謂宝玉裝飾之
東觀記作玉具劍

晉書曰石苞為淮北監軍王琛所奏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帝甚疑之會荊州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為寇苞亦聞吳師將入至乃築壘過水以自固帝聞之謂羊祐曰吳人每來嘗東西相應當石苞果有不順乎祐深明之而帝猶疑焉命苞子喬為尚書郎上召之經曰不至帝謂為必叛欲封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科賊勢築壘

過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其大
軍徵之以備非常又勅鎮東將軍琅邪王佃自初會
壽春掾春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
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苞自恥受任無効而無怨
色

又曰鎮南將軍枉元凱都督荊州諸軍事襲吳西陵

督張政

西陵今夷陵群

大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害之地恥

無備取敗不以實聞于孫皓元凱歆間吳逸將乃請
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

故晉軍將至使將師移易成傾蕩之勢意殫滅焉

北史曰後周末隋文帝作相尉遲迥據相州舉兵隋

文遣鄭公常孝寬

鄭音云

為東道元師師次沁水漲兵未

得吏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彥守文欣崔弘度等

並受尉遲迥饒金軍中慄慄人情太異文帝以為憂

歆代此三人李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

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

遣者能尽腹心前遣之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

實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逃逸便須禁固然則

卽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奢之子以之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畧爲諸將舊來所信伏者速至軍所覘其情僞縱有意異必不敢動文帝大悞卽今高隸馳驛往軍所爲諸將斷度竟成大功

戰國策曰昌國君毅樂爲燕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余城尽郡縣之以屬燕唯莒卽二城未下而昭王死惠王卽位用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樂毅奔趙

老将

史記曰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攻荆用機何人而足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斷壯勇其言是也王翦因謝病歸老於隸陽李信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得頓舍大頗李信軍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穎陽謝翦曰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將軍獨忍棄寡人乎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士更擇賢將始皇

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
非六十七萬人不可始皇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
十萬人始皇自送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園池甚衆始
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不得
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之及時以請園池爲子
孫業耳始皇大笑或曰將軍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今
空秦國甲士專委我哉不多請請田宅爲子孫業以
自堅固今秦王坐而疑我耶翦東代信擊荊大破荊
軍虞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爲郡縣

漢書曰西羗反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
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耳上
遣馬問曰將軍度羗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百問不
如一見兵難踰度踰進也三
輸言也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
畧然羗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臣
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曰饗軍士背敵爲用虜數
挑戰克國堅守捕生曰言羗毫相責曰汝無反今天
子遣趙將軍來年八十九矣善爲兵今敵一闖而死
可得耶

又曰元狩四年大將軍大擊朐奴李廣數目請行上
以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大將軍陰受上旨以為數奇
不偶也無今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從廣廣或失道大將
軍使長使持糴糶遣廣因問失道狀長史給責廣之
莫府上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謂其麾下
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
接單于兵而大將從廣卻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
哉終不能復對刁筆吏遂引刁自剄而百姓聞之知
與不知皆為垂泣

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建武二十四年威武將軍
劉向擊五溪五陵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
六十二帝愍其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
帝令誡之援據鞞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
翁也遂遣援來書曰沈慶之討竟陵王誕慶之至城
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為來慶之曰朝
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
梁書曰王神年少善騎射及老不衰嘗於武帝前手
執二刁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寇絕群五

後魏書曰中山王英之征義陽傳永為寧朔將軍統
軍當長圍過其南門蕭衍將馬仙琕營稍進規解
城圍永謂英曰凶堅豕突意在火戰惟山形要且早
據之英沉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
去明朝必為賊有雖悔每及分英兵夜築城於山上
遣統軍張懷等列陣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
懷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退仙琕乘勝直趣長圍義
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
壘自將步千人南逆仙琕輟甲揮戈單騎先入唯存

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突陣橫賊過財求
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遂大破之軒仙琕仙子琕營
燒席卷而遁英於陣謂永曰公傷矣且還英營永曰
昔漢祖捫足敵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師奈何使虜
有傷將之召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
矣三軍莫不壯之
又曰卑衆敬爵焉東平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
他方遠味年已七十鬢髮皓白而氣力未衰據鞍馳
馭有若少壯篤於烟類深有國士之風大和中高祖

賓禮舊老衆敬咸陽公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九
好尚不同然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疑有若平生後
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貞珠璫四
貝銀裝劍一口刺虎矛一枚

後周書曰梁臺一過識千餘口占書啓詞意可觀年
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蹶蹉馳射弋獵矢不虛
發

隋書曰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總官六
州五十鎮諸軍事推修彰塞謹斥侯邊民以安後六

載徒爲壽州初自以年老乞骸骨上召之既引上勞
之曰公積行累仁歷士三代克終富貴保茲遐壽良
足善也賜坐褥歸於第歲餘終于家

又曰賀若誼爲經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
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而勳
力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爲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
優詔許之誼家富於財郊外構一別廬多植木每邀
賓客列女樂遊集其間卒于家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五

兵部六

良將上

論語曰子曰孟之反不伐孔注曰魯大夫孟之側也
 與齊戰君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孝經左契曰
 將軍頌虎銜珠大夫正海出魚抱朴子曰良剛將則
 法天可望而不可干矛則象淵可觀而不可入去杖
 如電可見而不可得奮如山岳可瞻而不可量
 唐子曰良將而衆如山不知其威也

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事魯君齊人攻魯魯
欲將起起取齊女為妻而疑之起遂殺妻明不為齊
也魯卒以為將大破後之齊魏

又曰陳勝之反秦使王離擊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
曰王離秦之名將也

又曰魏文侯問吳起何如人李克曰其用兵司馬穰
苴弗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

又曰杜業曰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誠國
家曰雄俊之寶臣也且徵博左右以填天下此人在

朝則陛下即可高矣

又谷永傳曰平何侯譚位持進領城門兵永聞與譚
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

不倦且在上將久矣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

屬之
款反愚

竊不為君侯喜且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

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讓之路闔高枕為智者譚得書

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

又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
曰願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

對曰因奴不滅無以家焉

又曰李廣爲右北平匈奴魏曰漢飛將軍廣歷七郡太守前後三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不言生產事

又曰李廣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其燕太子丹者也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万户侯豈足道哉

又曰劇孟洛陽人也以任俠顯吾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據孟喜曰吾楚舉大事而不求

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若一敵

國

又曰沛公入咸陽諸侯皆爭赴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取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弱強處民所疾苦者以得圖書故也

後漢書景丹傳曰帝曰景將軍北州太將是其人也又馬武傳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舊其智勇稱爲左

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又曰賈復傳曰世祖大驚曰我之所以不令賈復則將者為其轉敵也不然夫吾名將

又曰馮異大破赤眉子郁璽書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龜池可謂夫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也

又曰耿秉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師之略

又曰馮異字公孫為人謙退不伐行與將眾相逢輒

引車避道

東觀漢記讀紀書云異勅吏士非交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田是無爭戰受敵常

行道變

進止皆有表識

言其進退有常處

軍中號為整齊每

所止舍諸將兵並坐功論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

大樹將軍光武破邯戰及更不分諸將各有配隸

隸屬

也袁山林書日諸將同營吏卒多紀先附法

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

光武以此多之又鄧禹傳云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

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賤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

赴而師行有紀

細紀也言不殘者條貫而累

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以千數

眾者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勤

住或住

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

垂髮戴白童幼父老也

滿其車

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

又曰賈融以兄弟並受爵祿位久尊方面懼不自安

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

韓信士蕭何自

追之問之如左右人日承相何亡高祖右手見前書

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

循士人無擅離部曲

又曰諸將每論功自伐賈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

之功我自知之

又曰陳蕃揚秉處稱賢宰皇甫張遐出魏名將

又曰馮緄字鴻卿邑郡宕渠人也長沙蠻寇益楊荆

南皆沒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長沙進擊武陵變溪

荊州平定詔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師推功於

從事中郎

東觀漢記曰上自征隗囂至濠諸侯多以王師之重

不宜遠入險阻計未決會召馬援因說隗囂將師土

崩之勢兵進必破之狀於上前聚米為山指益囂衆

大潰

又吳漢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辨嚴之曰故

能常任職以功名終

又曰吳漢常屬吏士治兵事上將令人視吳公何為
還言曰方脩攻具上曰吳公隱若一敵國矣
魏志曰諸葛亮斜谷出軍至武功司馬宣王禦之亮
挑戰宣王不出亮遺之婦人巾帕宣王怒表諸次戰
天子不許遣辛毗技節立於軍門以制之會亮病卒
歸宣王不追敢之而退百姓為之語曰死諸葛起仲
達宣王曰吾便料使故也宣王案幸亮營壘處曰天
下奇才也

又曰趙典字曼成好學問貴儒不與諸將事爭功敬
賢士大夫若不及

又任城王傳曰太祖問諸子所好便各言其志至彰
曰好為將

又曰劉曄謂太祖曰諸葛亮相於治而為相關羽張
飛勇冠三軍而為將屬人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
矣

又曰賈逵字梁道河東人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
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
蜀志曰鄧芝為大將二十餘年賞罰明善卸卒伍身

之衣食資仰於官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克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又曰關羽字雲長亡命奔涿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御侮

晉書曰應詹遷南平太守鎮南將軍巧簡復假詹督五都軍事蜀賊杜疇作亂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難之

又曰周訪威風既着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解不自稱

卿功勲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方何功之有

又曰蘇峻平論功願衆推功於蔡謨謨衆唱謨非己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

又曰符堅衆號百万以子淝水謝玄入問計門謝安無憫色方與玄圍碁遊涉至夜乃還指受將師各當其任玄等破堅驛書至安對客圍碁看書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客問徐蒼小兒輩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也

又曰帝謂紀瞻曰卿雖疾病爲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

又羊祐傳曰吳人寇戈陽江夏畧戶口語遣侍臣移書詰祐不追討之並欲移州復舊之宜

祐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皆知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克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皆亦州相近已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義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之所宜據者使者不能詰

又曰羊祜入朝武帝遣中書令張華問其壽

策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時尅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爲百代之盛若孫皓不幸而殘吳人更立今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爲患乎華深讚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吾不必須臣自行但旣平之後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事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曰自伐尋卒

又曰毛穆之鎮廣陵迂右將軍宣城內使假節鎮姑
熟穆之以爲戎在近機無復軍驚不宜加節上疏辭
讓許之

又曰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吾牙門將陶丹給使
吳平徙江夏伺有武勇訥口不知書爲郡將暫見鄉
里上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爲將謙遂以謙恭稱

又曰鄧遐字應遠勇力絕人氣蓋當時人方之樊噲
桓喟以爲參軍數從溫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
號爲名將襄陽城北征有蛟常爲人害遐拔劍入水

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遐而出

又曰刘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
于竇晋紀曰文淋字次騫小名騫有武力筭策陽休
胡烈爲慮所害武帝西憂遣淋出征所向摧靡秦涼
遂平名震天下爲東夷校尉器旅力万人之雄
慕容盛戴記曰尚書左僕射領中將軍熙從征句驪
契丹皆勇冠諸將

又曰皇甫真字楚季弱冠以高才隨慕容評功勩都
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惟存恤人物圖籍而已二石

偽事曰郭權降石虎虎問權曰卿若得吾者當殺不
權曰若登得時至尊爲殺不疑也虎曰卿從將也因
與共言事

崔鴻前燕錄曰張蚝本性弓上黨人也膂力過人能
曳牛走堅甚寵之常侍左右終爲名將所在有殊功
世稱鄧羗張蚝皆万人敵也

宋書姚泓屯軍長城下王鎮惡撫慰士卒及以身先
士衆騰躍爭先泓衆一時奔潰泓妻子歸高祖降將
至京鎮惡於灞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

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
公之有焉笑曰卿與馮異耶

又曰桓玄云劉毅勇冠三軍當令實爲無敵

又曰劉頎憧主樊僧愛勇冠三軍軍中皆懼齊書曰

曹景宗建武四年隨大尉陳顛達北園馮園以奇兵
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方人及尅馮園顛達論功
以京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

又曰垣崇祖初見高宗便自北韓白唯上獨許之及
破魏軍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怕自疑韓白今其人

也進爲都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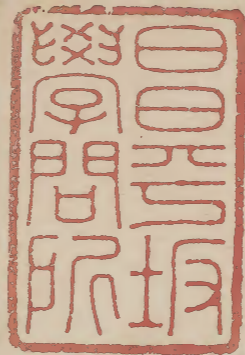
梁書曰馮道根每征伐終不言功其詔曲惑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監功夫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敢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梁後畧曰陸納分其衆輕舸掩襲巴陵晨至城下驃騎始會諸將會議乃出自壘門坐胡床以望之賊乘水來攻矢下如雨人情搔擾莫不震懼而驃騎方食耳箴曾無遽色

又曰齊遣其將豆大起潼關太祖將襲秦衆咸難之太祖問策於宇文深對曰氏歡之驍將也歡每伏之以爲禦侮

北齊書曰刘豐本出河間樂城豐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有口辨好說兵事

又曰卒術字懷哲隴西狄道人也清儉寡欲及平楚定淮南凡諸賞物一毫不犯唯收典籍多是晉宋齊梁時佳不鳩集万有餘卷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五

